

纸上展厅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“萍”水相逢

——全国百名女画家作品在萍乡展出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翰墨萍水传清韵，丹青艺苑聚群芳。1月10日，“萍水相逢——2026年百名女画家作品邀请展”在萍乡市湘东零799艺术区开展，共展出来自16个省（区、市）的100名女画家作品100件（其中江西50件）。此展由江西省美协、萍乡市文联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，江西省美协女美术家艺委会等承办，展期至3月3日。

清一色的女画家作品集中展出，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，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艺术力量。参展的女画家涵盖老中青三代，既有深耕艺坛多年的资深前辈，也有崭露头角的新锐，其中不少为中国美协会员，在历届全国美展中曾获重要奖项。

展出的作品整体水平较高，画种齐全，有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漆画、瓷画、综合材料等；题材丰富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应有尽有；技法多样，有细腻精微的工笔写实，也有酣畅淋漓的具象写意；形式各异，既有两米多高巨作，也有平尺小品，展陈参差错落，协调美观。在艺术表达上，女画家们大胆突破传统，将创新技法与跨界融合融入创作，既有中国画的隽永韵味，也有油画的浓烈色彩，更有多元媒介的先锋探索，让传统与现代碰撞、艺术与生活交融，传递出当代女性艺术的突破与成长，在笔墨丹青中诠释着女性特有的审美品格与人性大爱。整个展厅作品色彩艳丽，可谓百花齐放，争奇斗艳。

在本次展览中，也展现了我省女性美术家的强大阵容，她们中可圈可点的精品力作不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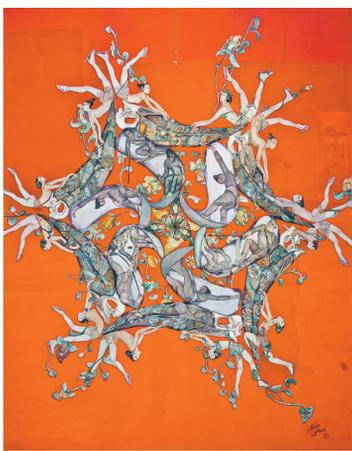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，江西女性艺术家群体快速崛起。江西省美协主席吕品昌说，近三届全国美展的数据，清晰地记录着江西女性画家稳步成长的足迹：在第十二届至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中，我省女性画家作品入选占比不断上升，分别为18%、25%、39%，充分彰显江西女性美术创作的强劲势头和无限潜力。（图片为展览部分作品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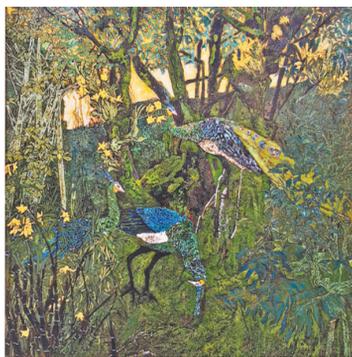
国画《花开依旧》王小平绘



综合材料《黄河水长》孙肖嘉作



国画《万物之光——未央花》黄欢绘



漆画《隐入风雨》张君霞绘



国画《彩云》王德芳绘



国画《三不猴》罗玉鑫绘

古人画蟹雅趣

□ 钱续坤

蟹是我国佳肴美馔中的珍品，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布衣百姓，都将持螯品酒当作人生一大乐事。《晋书·毕卓传》云：“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”蟹也是历代画家们青睐的创作题材，在齐白石、徐渭、郎葆辰等诸多大师的笔下，看似寥寥数笔，实则参用了浓、淡、枯、湿、勾、抹、点多种技法，细细品之，不仅赏心悦目，而且妙趣横生。

古人画蟹，无非二法，一工一写。到了齐白石手上，却达到一种妙境。齐白石生于农家，年少时期，湖南湘潭水塘中的螃蟹就是他的玩伴；至其40余岁，在余霞峰下建置“寄萍堂”时，更经常观看房外井边的螃蟹，总结其行进步法规律；直到定居北京后，依然买来螃蟹放在屋中使其爬行，以便观察。正如齐白石自己所言：“余细观几年，始知得蟹足行有规矩，左右有步法，古今画此者不能知。”正是这种认真执着的精神，才使得齐白石对螃蟹的习性十分熟悉，创作时信手拈来。晚年，他画蟹壳的技艺不断精进——50多岁时只画一团墨，后来把一团墨改成两笔；60多岁时改画三笔，不分浓淡，仍少甲壳感；70岁后，用“竖三块”画壳，墨色富有变化，黑白灰过渡自然，蟹壳质感明显。他在画蟹腿时运笔尤为爽快、挺拔，节与节间断意连，水墨稍稍晕开，将蟹腿上的纤细绒毛表现得惟妙惟肖。此外，齐白石还喜欢画熟蟹——煮熟的蟹，呈赭红色，故用笔蘸朱磬、赭石画之。熟蟹盛于盘中，软塌塌的样子，往日的威武骄横之气顿失。他在画上的题款幽默而风趣：“何以不行？”这也反映了他乐观淡泊的生活态度。

徐渭是明代著名书画家，中国“泼墨大写意画派”创始人、“青藤画派”鼻祖，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，不求形似求神似。他对蟹观察细腻，笔下的蟹活灵活现、一墨千金。在作品《黄甲图》中，他以奔放精练的笔墨，描绘出了螃蟹的爬行之状和荷叶萧疏的清秋气氛；其上的题诗更是高标逸韵：“兀然有物气豪粗，菜间年来珠有无。养就孤标人不识，时来黄甲独传神。”那份傲气，那身傲骨，正是他颠沛一生的写照。徐渭还有《题画蟹》诗写得更加明快传神：“稻熟江村蟹正肥，双螯如戟挺青泥。若教纸上翻身看，应见团团董卓脐。谁将画蟹托题诗，正是秋深稻熟时。饱却黄云归去，付君甲胃欲何为。”真可谓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

郎葆辰是清代书画名手，以水墨画蟹著称于世，名闻天下，人称“郎螃蟹”。他笔下的螃蟹形神兼备，且喜欢在蟹画上题诗，诗画交融，更添蟹画之趣味。郎葆辰曾画有一幅《蟹菊图》，并在画上题诗道：“东篱霜冷菊黄初，斗酒双螯小醉时。若使季鹰知此味，秋风应不忆鲈鱼。”不过郎葆辰性情耿直，有时有点不识时务。他在担任御史时，为了维护“风化”而上书，请求皇帝降旨禁止妇女外出看戏，结果招致妇女们的咒骂，于是有人写诗讽刺道：“卓午香车巷口多，珠帘高卷听笙歌。无端撞着郎螃蟹，惹得团脐闹一窝。”

徐悲鸿嗜蟹也画蟹，并有妙语：“鱼是我的命，螃蟹是我的冤家，见了冤家不要命。”现代画家吴弗之画蟹也颇有造诣，曾绘有一幅珍如拱璧的《螃蟹图》，并在画上题咏蟹句：“九月团，十月尖。潇洒水国天，有酒非尔不为欢。”诗画合璧，相映成趣，这与李白的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。且须饮美酒，乘月醉高台”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清代画家招子庸的家乡在广东南海横沙，靠近珠江。每当遇到潮水退落，群蟹便出现在沙滩上爬行，为他提供了真实的画蟹标本。他笔下的群蟹水墨淋漓，栩栩如生，时人如果能够得到他的画作，则是非常庆幸之事。



齐白石《蟹虾图》

暗香浮动瓷上梅

□ 彭宝珠

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，这句古诗是对梅花傲雪绽放的由衷赞扬。梅花与兰、竹、菊并称“四君子”，诠释着傲人的风骨，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在许多精美的瓷器上，我们常常能看到梅花那俏丽动人的“倩影”，仿佛听见梅花“诉说”着坚韧与美好的故事。

清末民初，许之衡在《饮流斋说瓷》“说瓶罐第七”中提到了一种梅花罐：“梅花罐，周身绘冰纹，藏梅花片片。制始康熙，历代均有之。形不甚大，在当时亦粗料耳。然此等物料已非后世所有，故迹来声价，亦颇腾跃五都。”这种梅花罐上的纹样叫冰梅纹。冰梅纹，也叫冰裂梅花纹，它模仿宋官窑的冰裂片纹作底，再在釉面上画上梅花或枝梅，把冰裂纹的釉面质感与梅花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独特的装饰纹样。

这件青花冰梅大碗（上图），是清代康熙年间的典型器物，现藏于苏州博物馆。该碗采用敞口、深腹、圈足的传统碗式，高9.5厘米，口径20厘米，胎体细致细腻，修坯工整。碗壁以青花浓料绘制冰裂片纹，淡料晕染背景，形成“冰肌玉骨”的视觉效果。冰裂纹上绘以梅花，仿佛在严冬冰雪覆盖之时诞生新生命，寓意生命的复苏和更新。梅花花瓣层次分明，含苞待

放，或傲然盛开，树干苍劲有力。底书“大清康熙年制”青花双圈六字二行楷书款。青花发色纯正艳丽，呈深蓝色，清新不俗。胎质细腻洁白，冰梅勾画细腻，古典优雅，韵味十足。文人常以梅花自喻，借冰梅纹瓷器表达对“风骨”的坚守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青花冰梅开光异兽图盖罐（下图），是清代康熙时期的瓷器珍品，通高为25厘米，口径8厘米，足径13厘米。其罐身上冰梅花瓣细腻生动，梅花错落有致，繁密浓烈，艳而不俗，营造出“冰天雪地映寒梅”的意境。在冰梅纹的背景上，开光（即圆形、长方形等外框）内绘制传说中的瑞兽麒麟。麒麟全身鳞甲，龙头、鹿角、狼爪、牛尾，立于波涛汹涌中的岩石之上。“异兽图”的加入，打破了冰梅纹的单一性，使器物在文人雅趣中增添了皇家威严与吉祥寓意。该罐的通高、口径和足径均适中，既适合作为陈设观赏之用，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。其造型端庄，饱满，线条流畅自然，体现了康熙时期瓷器制作的精湛工艺。

品鉴着这些梅韵系列的瓷器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暗香浮动的梅花花海之中。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。一件件冰梅纹的器物，端庄厚重，青花浓艳，以优美的姿态，承载着一贯之中式美学。

谈瓷说艺



青花冰梅大碗



青花冰梅开光异兽图盖罐

第511期
QQ: 519578365
投稿邮箱: zzwang6666@126.com